

當代中國教會的聖經推廣與福傳

張士江

近代中國公教的聖經翻譯要比新教晚。一九零七年上海出版了李問漁的《新經釋義》。一九一四年蕭靜山翻譯《新經全集》，一九二三年在獻縣出版。該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台灣再版。一九四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馬相伯於一九三七年翻譯的《救世福音》。一九四九年，吳經熊譯述，羅光集注的《新經全集》出版。

思高聖經學會、思高版聖經及其它

歷史有很多巧合，也有很多聯繫。一三三八

年，第一位翻譯聖經的方濟各會士孟高維諾在北京逝世。時隔五百七十九年後的一九零七年，雷永明出生。日後他也加入了方濟各會，並受孟高維諾的影響「決定到中國翻譯聖經」，並最終完成了孟高維諾未竟的事業。一九六八年聖誕，中華教會劃時代的思高版《聖經》在香港面世！這是雷永明神父帶領一批方濟各會同道歷經二十多年的不懈奮鬥，從聖經原文陸續將新舊約聖經分冊翻譯出版，最後合訂出版的一部現代權威中文聖經版本。

思高版聖經的翻譯原則是一律依據原文；某些

情況下也參考古譯本；參考多種各國語言譯本，觀察他們如何以近代語言表達經義；對原文章節不變動；翻譯時盡力保存原文的語風及語氣，並以「信」為主，「達」為次，「雅」則不及前兩者重要；經內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譯；保留一些慣用名詞，保持教會常用詞匯統一。在語文上提出：「法律部分要嚴肅簡要，史書要變化生動，箴言要敏銳精闢，詩歌書要柔和熱烈，諫文要憂郁淒愴，頌讚要莊重神聖，訓誨要侃侃詳談，諄諄善誘」的翻譯原則。

思高版聖經的出版為中華公教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房志榮神父認為思高版聖經「給中國的貢獻是無法估計的，不但所有的禮儀書都以思高版聖經為藍本，就是神學院或其它教學中心的聖經課，也以思高版聖經為出發點而從事聖經注釋。」

聖經在今日中國的翻譯和印刷

「一十七年前，鄧小平先生告訴卡特先生『在中國，Freedom of Worship, O.K., Bible, O.K.，

Foreign Missionary, No.』」這是國家宗教事務局葉小文局長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在亞特蘭大市一個「中國教會聖經事工展」上透露的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細節。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應美國前總統卡特的邀請訪美。訪問期間，鄧小平和卡特多次會晤。在談到宗教問題的時候，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強調，中國教會可以擁有聖經。

一九八零年，中國天主教和中國基督新教分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告全國神長教友書」和「告全國主內弟兄姊妹書」。重印聖經成了中國教會的新任務。

八十年代填補空白、承前啓後的《新經全集》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中國天主教「兩會一團」駐會負責人辦公會議決定印刷原獻縣版《新經全集》。該新經為蕭靜山神父以北方白話翻譯，深受各地神長教友的歡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印刷《新經全集》四萬冊。之後

陸續三次再版印行二十四萬冊，總計印刷二十八萬冊。該版「引言」說明了印行新經全集的重要性「爲了滿足全國神長教友及時恭聆耶穌基督聖訓的要求，我會現將原獻縣教區的《新經全集》（第五版），再版發行。」對於那些從十年動亂中，劫後餘生的廣大神長教友來說，《新經全集》當時滿足了神長教友的需要。之後，《新經全集》也爲內地陸續開辦的神學院教學工作提供了幫助。一九八十年代的青年學生教友大都讀過《新經全集》。

上海耶路撒冷聖經譯本《新約全集》

一九八三年金魯賢主教在上海開始翻譯耶路撒冷聖經譯本（The New Jerusalem Bible）新約部分。上海光啓社的盧樹馨老師曾經協助金主教，也參與了部分翻譯校對工作。經過三年的艱辛翻譯，一九八六年上海教區出版了《新經》上（四福音）。之後陸續出版了《宗徒大事錄》、《宗徒大事錄》注釋本、《保祿書信》、《給全體教友的信與啓示錄》等單印本。一九九四年《新約全集》合訂本及其注釋

本分別正式在滬付梓。

耶路撒冷聖經譯本是由耶路撒冷聖經學院出版的聖經譯本。近年來，該學院從希伯來文、阿拉美文及希臘文等不同文種對聖經原文作了大量科學的考證和勘誤工作，被公認是當代最佳的聖經譯本。（《新經》上，前言）爲保證新約全書翻譯的準確性，從一九九五年開始，金魯賢主教再次全身心地投入了譯本的修訂和翻譯工作中。首先，金主教在新耶路撒冷聖經譯本基礎上，又參照了希伯來版本和希臘版本重新修訂了以前所翻譯的新約。然後，金主教又參照美國禮儀出版社的《新經注釋系列叢書》（Sacra Pagina Series）重新翻譯了有注釋的《新約全集》。在經過金魯賢主教多次修訂和反復潤色後，耶路撒冷譯本新經得到進一步提高和完善，向信、達、雅方面更邁進了一大步。二零零四年重譯修訂後的《新約全集》注釋本正式出版。這樣從一九八六年到二零零四年，上海教區共出版印刷新約各類經書五十九萬八千九百冊。

翻譯聖經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如果有一批來自國內不同地區、有資歷的學者和聖經學者和聖經學專家組成一個翻譯梯隊，協助將該譯本的《舊約》翻譯成中文，並集體修訂一次《新經全集》，合訂出版耶路撒冷譯本《聖經》，那麼新版本必為中華教會益莫大焉！更會有益地方教會的牧靈福傳事業。

思高版《聖經》在中國內地的印行

繼一九八一年獻縣版《新經全集》在北京印行後，一九九零年四月十五日耶穌升天瞻禮，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將思高版《古經》印刷五萬冊。雖然新舊約是兩個版本，但畢竟中國天主教擁有一套暫時拼合的新舊約《聖經》，並為當時的修院教學和地方教會的牧靈福傳解決了燃眉之急。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時任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團長的宗懷德主教在全國修院聖堂將第一本思高版《聖經》隆重地奉獻給了中華聖母。當時宗德德主教和負責印刷工作的神長教友都流下了激動與感恩的淚水。這是一九九二年中國天主教

教務委員會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的首批五萬冊繁體字、豎排思高版《聖經》（新舊約全書）中的一本。一九九四和一九九六年該版本又在北京再版各五萬冊，總計十五萬冊。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聯合聖經公會與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合作，平均每年大約免費提供十萬本聖經紙張，資助天主教印刷聖經。截至到二零零六年底，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已承印思高版新舊約《聖經》全書五十九萬冊。近年來，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還印行了各類思高版聖經如六十四開袖珍本《新約》（十萬冊）、三十二開本《新約》（十萬冊）。各種開本印刷總量共計一百七十多萬冊。

思高版最早是在香港問世，因此只有繁體字豎排版。這為內地廣大讀者來說，閱讀起來非常不便，為內地青少年則存在閱讀困難，影響了青少年的讀經、查經和地方教會的牧靈福傳工作。有鑑於此，目前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正在編排簡體字橫排版的聖經，為內地教會服務。

《牧靈聖經》譯本

一九九八年《牧靈聖經》在香港問世。二零零零年簡體字橫排版的《牧靈聖經》由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付梓。目前《牧靈聖經》在內地共印刷四十五萬，其中袖珍六十四開本五萬冊。《牧靈聖經》由於以簡體字橫排版方式印行，其譯文淺顯易懂，頗受內地一些讀者的歡迎。但在閱讀和分享聖經的過程中，尤其是聖經學習小組成員將其與思高版《聖經》對照使用時，《牧靈聖經》中的一些譯文錯誤明顯暴露了出來。在過去的幾年裡，這些問題一直嚴重地困擾著一些華人神長教友。

一九九零年前後，《牧靈聖經》發起人于賀神父曾經分別與台灣的房志榮神父和香港的李子忠先生討論過中譯計劃。兩位都「堅持譯本應由有資格的聖經學者一起，由聖經原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但均被于鐸拒絕，他堅持牧靈急需從現有的外文（英、法、西）翻譯即可，並組織了人員到菲律賓邊培訓、邊翻譯。這樣就產生了後來的中譯本《牧靈聖經》。

李子忠在其「《牧靈聖經》紀實」，房志榮在其「從梵二《啟示憲章》看中文聖經的發展」，都對《牧靈聖經》作過中肯的剖析評價。李子忠肯定了《牧靈聖經》特色之一是按書序編排，以內容的輕重要點區分，突出了重點，節省了篇幅。特色之二是「充滿牧民意識、民族文化和生活實踐的注釋。」不過他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該聖經譯本的一些問題；諸如牧靈聖經不是如其前言所標注的為「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經文完整版之譯文。」一些啼笑皆非的翻譯錯誤「清楚顯示譯者不是從聖經原文翻譯，更欠缺一般必要的聖經常識。」鑑於該譯本只是從其英（法、西）文版翻譯而來，為此，作為「校審」的思高聖經學會吳岳清神父也不得不在一九九九年登報正式聲明，他是以個人身份做「審核」，「該譯本譯自英文譯本。」

李子忠認為，「《牧靈聖經》是一部無論在目的、對象、格調、用詞等方面。都不同於思高版的

譯本。但從其翻譯方法和專業程度而論，並不宜用作學術和嚴格的研究。在遇到經文疑難時，當然最理想是參照聖經原文，但在一般情況下，應當以思高版為準。「房志榮神父認為，從李文看雖然《牧靈聖經》存在很多譯文問題，缺欠不少，但真涉及信仰和倫理方面的錯誤似乎也不易找到。

中國基督新教聖經的翻譯與印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新教首先重視了聖經印刷工作，而且起步早，力度大、投入多，因此，印刷出版數量鉅大。過去，聖經曾在上海、福建和江蘇三地印刷。如今，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主要擔負起了承印聖經的任務。

從重視到設立專門機構負責聖經事工

早在一九五五年，中華聖經會（自一九三七）在新中國就印刷了十萬冊（六十四開本）聖經。但文革動亂期間，大批聖經幾乎都被毀掉了。十年浩劫結束後，盡快提供聖經成了中國教會的當務之急。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委會常委會擴大會議決定要「重印聖經，印行讚美詩和屬靈書籍。」同年十月，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再次強調了重印聖經。新成立的「中國基督教協會」，其主要工作第一項即是「為全國各地教會及教徒在教會工作上提供服務，如出版《聖經》、讚美詩、宗教書刊。」中國基督新教不但全國代表大會重視聖經，而且回應和行動迅速，也發揮省市基層教會的作用，讓地方教會協助印刷聖經，又成立專責聖經委員會，各地基層教會則設立發行點，積極推動和落實聖經的印刷與發行工作。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為回應中國教會聖經工作的需要，中國基督教協會決定新增設成立「聖經委員會」。其職責「為全國兩會出版部制訂每年聖經印刷出版計劃提出建議；推進聖經現代漢語的翻譯或修訂工作；進行聖經出版方面的國際交流。」同時從一九九零年起，在全國各地逐步設立了大約有七十個聖經發行中心，特別負責聖經的發行工作，形

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聖經發行網絡體系。通過這些發行點，聖經能很快地發行到都市、縣城、鄉鎮和農村的每一個基督徒手中。

付諸行動、從繁體字到簡體字

一九八零年十月，爲節省重新排版的時間和避免誤解（如修改聖經），中國基督教兩會首先把《新約》（神版）以照排原版方式付梓，印刷五萬冊。同

年十二月底，八萬五千冊《聖經》全書也在滬印行。一九八二年在全國兩會的協調下，福建省基督教兩會也印刷了五萬冊「神版」《新約》和詩篇。一九八三年，江蘇省兩會着手印刷豎排版的「上帝版」《聖經》，總數有四十五萬冊。

鑑於中國內地青年人非常不習慣豎排繁體字聖經，爲推動聖經事工，一九八四年全國基督教兩會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將繁體字聖經轉化爲簡體字的工作。委員會由沈承恩牧師爲首，由二十一位教會同工，外加二十位平信徒組成。在當時沒有電腦的情況下，大家必須通過一筆一劃抄寫

的辦法將整部豎排版的繁體字聖經謄寫成橫排版的簡體字，並重新修改老標點符號及其他錯誤。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版的橫排簡體字的新約和詩篇出版。之後，在一九八九年復活節，簡體字聖經全書付梓。一九九三年春天，簡體字、新標點，並附有拼音索引的《聖經》全書最終問世。

從一九八零年至今，中國基督新教印刷聖經已經超過四千多萬冊。近年來，從平均每年印刷聖經二百五十多萬冊，發展到了目前平均每年印行三百多萬冊。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一九八七年九月，爲滿足中國教會的聖經需要，在丁光訓主教和韓文藻博士發起並參與下，愛德基金會與聯合聖經公會共同建立了南京愛德印刷廠，即今日愛德印刷有限公司的前身。該印刷廠成立伊始的主要目的是爲印刷聖經，如今已成爲中國教會指定的聖經承印單位和國內著名的明星印刷企業。

據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網頁顯示，截至到二零零六年底，該公司歷年累計印刷各類聖經共計五千三百二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二冊。僅印刷新舊約全書《聖經》四千五百八十八萬冊，其中為中國内地基督教新教印刷了三千八百六十九萬冊，為中國内地天主教印刷了五十九萬冊，海外教會印刷了六十萬冊。出口海外的聖經分別有中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法文、日文、葡文、泰文、希臘文、荷蘭文、瑞典文等以及二十多種非洲國家語言版本。聖經發往的國家和地區達六十多個。每年為國內教會發送數百萬冊聖經。目前，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已逐步發展成了中國乃至海外主要承印中文及其他文字聖經的重要基地。中國也成了亞洲印行聖經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

在南京成立的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主要為印刷聖經。創業之初，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辦事處積極參與，為公司走向專業化和正規化付出了大量心血。包括初期進口機器，招聘印刷業內的專業人

士、訓練員工，設計廠房等。

聯合聖經公會的宗旨是「讓每一個人，能就其經濟能力來購買一本他能閱讀的聖經。」當初聯合聖經公會為建立愛德印刷有限公司投入了七百萬美元。為降低聖經的成本費，讓中國的信徒自己都能買得起聖經，並為保証聖經的質量，從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四年，聯合聖經公會一直免費從海外為愛德印刷有限公司進口印刷聖經的紙張。從一九九四年開始，聯合聖經公會改從國內購買中國生產的同等質量的紙張，繼續通過提供紙張的方式一如既往地支持聖經在華印刷。

少數民族文字聖經和各種漢譯版本聖經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為滿足全國各地教會和廣大神長信友的不同需要，中國基督教兩會分別出版了二十七種不同內容或樣式的新版聖經。包括各種注釋本聖經、現代中文譯本、中英雙語本、大字號本和盲人聖經以及各種少數民族經文聖經。同時也有出版彩色拼皮拇指拉鏈聖經和金邊拇指索引中英

文聖經。

在印刷漢語聖經的同時，中國基督教兩會還注意到了少數民族的需要，先後翻譯和出版了苗、黑彝、白彝、佤、傣、拉祜、傈僳、景頗和朝鮮等少數民族文字的聖經。為照顧弱勢群體盲人信友的需要，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還陸續在南京出版盲文聖經，共出版五萬兩千一百套。其中每套三十二冊，新約部分的需要數量比較多。目前，中國基督教兩會正在翻譯和準備出版蒙古文聖經。

聖經輔助讀物及其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的兩個教會，新教和公教在分別出版各自聖經的同時，也出版了各種各樣的聖經輔助讀物以及相關藝術品。圖書類

如：圖文並茂的《古經大略》、《新經大略》，各種聖經注釋專著、兒童聖經故事、聖經導讀、聖經系列。

有關聖經的藝術類作品：書法、篆刻、雕刻、刺繡、書畫、瓷器、剪紙、蠟染畫等。聖經音像作品：錄

音磁帶、VCD、DVD、網絡版聖經等。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原始版本的不同：天主教以《希臘文七十賢士本》為準，《聖經》總共有七十三卷，其中《舊約》四十六卷，《新約》二十七卷。基督新教《聖經》則只有六十六卷，因為新教堅持只有希伯來文聖經才是真經，不承認只有希臘原文的《巴路克》、《多俾亞傳》、《友弟德傳》、《瑪加伯上下》、《智慧篇》和《德訓篇》七卷。同時，新教聖經注釋少，而天主教聖經的注釋非常翔實。以天主教思高版與基督新教的和合本聖經為例，思高版《聖經》全書計有二千零五十頁，而和合本《聖經》全書只有一千二百四十一頁。二者的頁數幾乎相差一半，自然基督新教聖經的價格也相對低。

結語：聖經——福傳的溫度表

一九四九年，中國基督新教有七十萬人，公教有三百五十萬人。二零零六年，中國基督新教為全國一千六百萬信友，發行四千多萬冊各類聖經；公

教信友爲五百萬，發行二百一十萬冊聖經。當然，信友人數只是兩個教會的官方公佈的保守數字，實際信友數字肯定遠遠要多。

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基督新教聖經印刷發行成績顯著，中外基督新教教會合作密切愉快，廣大的中國基督新教信衆普遍重視聖經，聖經在其牧靈福傳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福傳效果顯著。當然，中國基督新教和公教的聖經發行數量差距以及信友數字發展變化，更值得我們大公教會作深刻的反省。事實上，聖經及其發行量如一個福傳溫度表，顯示了福傳的溫度和效果。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一位才皈依公教不久的弟兄問我，什麼時候我們天主教信友能够讀到橫排簡體字聖經？何時能讓聖經深入千家萬戶？他在一些地區接觸過一些新教和公教兩個團體的弟兄姐妹之後，有這樣一個對比感觸：

新教信友大都「人手至少一冊聖經」，經常攜帶，而天主教大概僅五分之一教友有聖經，一

般沒有攜帶的習慣。在日常學習聖經上，很多新教教友已把聖經至少看了三、五遍之上，許多章節背得滾瓜爛熟。在福傳中做到了「口開經來」。而天主教教友能把聖經從頭至尾精讀一遍的，還真不多見。所以在福傳中，天主教教友多以教規、教義、聖事禮儀的宣講爲主。

當前，中國教會如何全國範圍內將聖經印刷發行進一步重視？如何全國性進行協調，也發揮基層地方教會的積極性？如何將聖經送到千家萬戶的廣大神長教友手中？這些都是中國教會的當務之急。顯然，各地神長教友的配合、重視、行動都很重要。

重要參考文獻：

顧長聲，〈聖經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生命季刊雜誌》

第四卷第二期（總第十四期）2000.06。

葉小文，「在亞特蘭大聖經展覽開幕式上的致辭」，國家

「宗教四網」，2006-5-19。

「中國基督教協會介紹」和「中國基督教聖經委員會介紹」，中國基督教網站。

參考《天風》（復總1號），第5頁，1980。《天風》（復總2號）第一期，第12頁，1981年。

2006年「中國教會聖經事工展」（在美國的英文展板介紹）The Bible Ministry Exhibition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China (Revised 12-29-05)

參考愛德印刷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anityprinting.com/new/sj.htm>

蔡仁理「聖經事工在中國」《聖經季刊》第1卷第3期，
「口譯」，2002年8月。

梁家麟著，《中國教會史十講》，一、前二度來華的檢討，
香港，1987。

陳小小，「中文聖經版本比較」。

「思高聖經學會——我們的歷史」，參考思高聖經學會
網站。

雷永明著，韓承良譯，《雷永明神父回憶錄》，思高聖經

學會，香港，1987。

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前言」，《新經全集》，北京，1981。
參考《中國天主教》1993年第4期。

李輝，「中國天主教參加由中國基督教『兩會』主辦的香港聖經事工展」，2004年5期《中國天主教》，
第7-8頁。

天主教上海教區「前言」，《新經》上(福音)，上海，
1986。

房志榮，「從梵二《啟示憲章》看中文聖經的發展」，《神
恩》第四十五期，2005年5月，1-15頁。

李子彤，「《牧靈聖經》紀實」（1、11），《公教報》1999
年2月28日，1993年3月7日。

吳岳清，「有關《牧靈聖經》一事」的啟事，《公教報》
1999年2月28日。

□